



上海三联文库

学术系列

Shanghai Sanlian Wenku Xueshu Xilie

思考与批判

张汝伦·著

Shanghai

Sanlian

Wenku

Xueshu

Xilie

上海三联书店

思考与批判

张汝伦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思考与批判

著 者/张汝伦

责任编辑/张 帆

装帧设计/鲁继德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顾崖清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49 千字

印 张/19.25

印 数/1—5100

ISBN7-5426-1186-0
B·101 定价 28.80 元

上海三联文库

学术系列

Shanghai Santian Wenku

Xueshu Xili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考与批判/张汝伦著.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5

(上海三联文库学术系列)

ISBN 7-5426-1186-0

I. 思… II. 张… III. ①思想史 - 研究 - 中国 - 文集②思想史 - 研究 - 西方国家 - 文集 IV. B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4287 号

目 录

第 一 编

1. 实事求是,还是实事求是?
——“学术”与“思想”区分之我见…………… 3
2. 关于“哲学就是哲学史”…………… 8
3. 实践哲学的意义 …………… 13
4. 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论
——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 23

第 二 编

5. 近代中国形而上学的困境 …………… 65
6. 杜亚泉与思想史 …………… 89

7. 为了人生的完善	
——蔡元培与洪堡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94
8.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蔡元培	107
9. 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张东荪	126
10.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张君勱	155
11. 胡适与杜威	
——比较思想史的一个研究	188
12. 哲学的生命	247
13. 莱布尼茨和中国	255

第 三 编

14. 狄尔泰的历史哲学	271
15. 理论与实践	
——哲学思想史的一个考察	288
16. 存在的实践哲学	324
17. 海德格尔对科学本质的反思	354
18. 存在与语言	
——海德格尔语言思想初探	368
19. 自我的困境和时间释义学	389
20. 释义学的“实践哲学”	423
21. 解释学在 20 世纪	438
22. 现象学方法的多重含义	451
23. 生活世界和文化间理解之可能性	477
24. 后现代的批判	488

第 四 编

25. 开放与现代化·····	501
26. 人文知识分子与现代化·····	511
27. 上海的文化命运·····	536
28. 论大众文化·····	544
29. 文化视域中的全球化理论	
——罗兰·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简述·····	560
30. 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	567
31. 市民社会的神话·····	587
32. 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	599
后 记·····	606

第 一 编



实事求是，还是实事求是？

——“学术”与“思想”区分之我见

在当今学术界，人们往往喜欢将“学术”与“思想”分立对举，以此标明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学术立场或学术态度。一些论者认为，坚持“我注六经”，追求知识的正确性，强调经典的研究应该从文字、音韵、训诂出发，理解经典的本来涵义，进行注释、解说，避免主观性，讲求历史性，这就是所谓“学术”，或更确切地说，是学术和学术史的立场。而从现实需要或动机出发，通过一些不需言说的预设，主要通过体验和感悟对经典加以阐发，即“六经注我”，以确立绝对真理，这就是所谓“思想”，或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前者超越时代，后者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前者是纯粹的知识，后者却不免意识形态意味；前者是求真，后者主要求善；前者可以积累和进化，后者却不能步步攀升。

然而，这种有意识地将“学术”与“思想”分立对举的做法本身却并非出于纯学术的考虑，而是针对某种现实状况，因而从常识的观点来看，就有相当的困难。首先，“思想”一词既可指人的

精神活动,又可指这种活动的成果。而“学术”一词同样既可以指人的某种精神活动,又可以指这种活动的成果。然而,归根结底,思想构成了学术的灵魂,很难想象人能不用思想来从事学术工作。另一方面,严格说来,真正称得上思想(即思想活动的成果)的东西也总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底蕴;没有学术根柢的思想严格说根本不是思想,而只是各种意见,即汉学家所谓的“清谈”。正因为如此,谁也不会说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或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学术著作;也没人会认为《说文解字》或《观堂集林》不是思想或没有思想。其实,学术只是人类思想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及这种形式的成果,思想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人类一切真正伟大的思想,也无不是人类学术研究的最高成果和典型。如若有人认为只有文字学是知识而哲学不是知识,这就等于是说知识不是思想,思想不是知识,其荒唐的程度恰好证明持这种观点的人的知识概念是成问题的。事实上,现代学术和科学在经历了分科日细的过程之后,各学科的界限又趋模糊,学科间的交叉和渗透日趋明显,这一趋势证明,知识与思想间充满着建设性的张力,思想规定着知识,知识充实着思想。

从表面上看,将“学术”和“思想”分立对举似乎是中国思想史上汉宋之争在现代的延续。因为清代汉学家正是不满理学家空谈心性,而转向词章考据,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而当代学人强调学术,突出学术史,多少也有矫正 80 年代学风空疏的意思。因此甚至有人提出要超越汉宋之争的轮回。但若将历史上汉宋之争与今天主张明确学术与思想的分野的做法作进一步对比,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在历史上,无论汉儒,还是清代朴学家,都从未将义理与训诂截然分开,反而是坚持以训诂为手段,以义理为目的。陈澧早

已指出：“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如郑玄释天曰：“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其释阴阳曰：“阴阳助天地，养成万物之气也。”释礼曰：“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赵岐释道字曰：“道谓阴阳，大道，无形而生有形，有形疏之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络天地，禀授群生者也。”清代汉学家更是针对宋学家攻击他们“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才这样明确阐明他们的立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之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奥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者。”（戴震语）此外，通过训诂注疏来阐明自己的思想更是中国传统流行的学术形式，无论是《十三经注疏》还是王弼、成玄英对老庄的注疏，抑是朱熹的《四书注疏》，若要用上述的“学术”或“思想”的概念去区分显然都不合适。但当代的论者却似乎恰恰是要强调“学术”与“思想”的分际，充其量也不过认为学术与思想是原料与成品的关系，学术成果只是思想解释的资源。

然而，思想是学术的灵魂，学术是思想的成果，它们互为表里，而不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东西，却是难以否认的。主张学术史与思想史有别的人认为，学术史处理的是“学术”，即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办法、研究角度以及学术价值的断定。殊不知这些恰恰都由他们所谓的思想预先所规定。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包含着对基督教传说和古典神话的怀疑在西方史学中导致了一种新的史料批判方法，及中国近代流行的实证主义思潮对古史辨学派的影响只是这方面的两个显例。正因为如此，学术史其实只是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硬要将学术史与思想史相区分，既缺乏学理上的根据，在事实上也难以成立。当今各学科的划分和独立，归根结底也是人类思想与社会发展的产物，

否则难以解释众多古代所无的学科是如何从无到有的。

其实,当代区分“学术”与“思想”与其说是历史上汉宋之争在现代的延续,不如说是近代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又一表现。从上述主张区分“学术”与“思想”的人对这两者的分殊来看,他们实际上认为只有学术才是客观的、进化的真正知识,而思想只不过是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纯属个人体验与感悟的类似意识形态的东西。但历史上汉宋之争的分歧点并不在客观的知识和主观的意识形态,求真和求善上。按张君勱的概括,汉宋之争的分歧主要由以下四点:一、道之所在之异;二、道与佛教的关系;三、心性为虚为实之争;四、方法之争。清代朴学家并非只关心文本的真假对错,他们同样关心对文本的义理作价值判断。段玉裁在论校书之难时便这样说道:“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也。……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他们并不以纯客观自夸,相反,却认为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此三难皆关人之主观能力。戴学之所以高惠学一头,就在于后者无我,只知“凡古必真,凡汉必好”。而东原一派诚如章太炎所言:“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参严密,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

可自从梁启超、胡适等人倡言清代朴学家的治学风格合于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后,人们往往都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知识概念和方法标准来解读乾嘉之学乃至汉宋之争。当代论者将“学术”与“思想”分立对举也是以上述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其理论预设。阐明实证主义的知识概念与方法思想在学理上的谬误与其在解释现实上的困难不是本文的任务。这

里要说的只是，在实证主义思想在国际学术界早已日薄西山之时，仍有人以之为区分“学术”与“思想”的理论依据，却是值得反省的。近代以来，我们真正的理论与学术经典不多难道仅仅是因为人们喜欢徒托空言和种种外在的限制和压力？还是除此之外还有对学术本身理解的问题？在一味强调“拿证据来”和“动手动脚找东西”时，人们往往忘了找什么东西和找到什么东西都需要思想去规定和解释。毕竟，对现象的记录和描述只是科学的准备，还不是科学。科学不是摹写与反映，而是假设和预设，所以汉儒要说实事求是，而不是实事求是。

关于“哲学就是哲学史”

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以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闻名于世。可是,不止一位德国哲学家说过“哲学就是哲学史”之类的话,这可说是许多哲学家的共识,最有自己思想的哲学家往往就是上述观点主张最力者和实践者。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是和哲学体系的实际建构同时发生的。史学家在正确理解历史时就已经是建立体系者;建立体系者则总是要和历史发生关系。精神之书是由作为全体的历史打开的,海德格尔则在晚年谦虚地说,他一生的工作就是解释西方哲学。他的学生伽达默尔更是力主“哲学就是概念史”(其实是“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另一种表达),并发起创办研究概念史的杂志和编纂概念史大辞典。

这倒不是因为德国哲学家有历史癖,而是哲学本身的性质使然。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很难说有什么进步,它只有历史。它不仅实际上被历史所制约,与历史共生,而且始终处于它的历史中,面对自己的历史。并且,这历史对于它来说,并不意味着过去,而是意味着它自己的现实状况和条件。对于自然科学来

说,过去的成就如果是真的,那它就属于当前的研究状况,如果它是错的,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去理会它。所以科学一般对自己的过去不感兴趣,许多历史上流行一时的基本概念一旦过时,就只有科学史家才会对之感兴趣,而对从事实际研究的科学家来说它们毫无价值。但哲学则不同。当代哲学既不是哲学的全部,也不是哲学的顶峰;而只是以前出现的各种哲学之外哲学的又一种可能的表现。哲学可能会不断产生新的概念,但它那些古老的基本概念却永不过时,相反,始终在人们的哲学思考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它们的意义会有所不同或扩充。在哲学史上,那些自称是全新的哲学总是最贫乏的。只有将老的哲学以某种方式接受和消化,一种新的哲学才能了解哲学已有的财富和不同程度的差异。在哲学上,创新的力量是和回忆与了解过去的的能力成正比的。对哲学史一无所知的哲学家注定只能是哲学海洋中稍纵即逝的泡沫。

哲学和科学的这种差别是因为哲学不像科学那样对待事物。事物本身在这里并不显示出来,我们只是通过哲学本身,以文本为中介,才能把握它。这文本就是哲学的问题和主题。它们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得到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的不同表达,显示了它们自身的无比丰富性。在哲学中,问题本身的辩证法是通过哲学自己历史的辩证法展开的。因此,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与以往的哲学进行不断的对话。对哲学史一无所知,一上来就大胆提出一整套“自己的”相反观点的“哲学家”,注定只能永远是外行。那些不断自以为是地抛出,又不断无声无息地消失的“体系”,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人们往往会举出康德、胡塞尔或维特根斯坦的例子,来证明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不一定非要有丰富的哲学史知识。的确如此。但这决不是说他们能越出哲学史的问题,能不接受哲